

生活手记

流年碎影

当打车变成智斗

子楚

芳姐

雷小丽

从重庆探亲回来,在H市转乘动车回家。飞机准点到达新桥机场,和网上预定的动车还有好几个小时,我们决定不找网约车,先打出租车到南岗,然后转乘地铁到火车站。

在机场出口,一家三口一人拖着一个行李箱,好几辆出租车司机听说我们要去南岗,要么说后备箱太小装不下行李,要么就蛇形走位,快速地绕开了。

好在机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发现了我们的窘境。他拦住一辆出租车,让司机送我们离开。司机是位大叔,圆脸上带着笑容,一头短发根根直立,很和善的样子。只不过大叔对于这次“被迫”载客显然不满,一上车就嘀嘀咕咕——到南岗太近了,别人都不愿意带你们。

老婆听出司机的情绪,急忙给他发了一张好人卡:大叔您心善,一定会发财的。然而,事实证明,好人卡通常起不了多大作用。

车子又开了几分钟,司机就低头去看计价器,不时还拿手摸一下。计价到14块钱多一点时,他好像发现了什么,惊讶地说:哎呀,我的计价器坏了,打表不准了。

计价器是出租车司机的吃饭家伙,不准的结果只有两个,要么被人投诉,要么自己赔本喝西北风。有老兵到了战场上,才发现自己带的是一支坏枪吗?

我也装着紧张起来,忙问:是计费结果高了吗?

司机有点懊恼地说:是表坏了,计费低了,通常到南岗要83块,现在打表没有那么多了。

我继续捧哏:那怎么办呢?

司机善解人意地说:我收你们80块好了,送完你们,我马上去修计价器。

我说没问题,只要你把票打给我就行了。有票在手,我不怕司机出什么幺蛾子,大不了找人问一下有没有被宰。

司机却否决了,理由是一口价,就不能打票,否则就是违规。

我只好给亲戚打电话,询问这个价格是否可靠。亲戚是本地人,也是干交通这一行,听了说这个价格高了,一般五六十块钱。随后他给我出主意:你跟司机讲,按表付费,不然就打电话给12328询问。

我刚一提12328,大叔立马就变了脸色,气呼呼地开始数落我:你这个人怎么心眼这么小呢?我又没说不能按表付费。算我倒霉,你按表给钱吧,我待会去修表。

我于是不再说话,车上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。不多时,司机将车停在路边,指着一个个地下入口说到站了。车外是一米多高的护栏,要翻过去才能走上慢车道。我奇怪道:你们H市的出租车都是将客人放在道路中间,等人爬



雪途 李昊天 摄

栏杆的吗?更何况我们还有行李。

司机自知理亏,又将车开了一段,停在一处半米高的低栏路边,说不在这里下,就只能到下个地铁站口了。你要不要去?

我果断地下了车。一家人走了近十分钟的回头路才到了地铁站。地铁站上赫然写着“桂庄”两个字,这离我们要去的南岗站已经过了一站路了。

真是忍无可忍,我拨打12328,向值班员投诉。

第三天,我以为执法部门已经忘了这件事的时候,中午接到了电话。执法人员态度很好,详细询问了情况,还主动代表出租车司机道了歉。

问到这件事准备如何处理时,执法人员说南岗和桂庄隔得不远,导航显示只有一公里的路程,如果对这事不满意,可以让司机退一公里的费用。对司机,他们也只能批评教育,别无他法。因为这件事金额不大,够不上行政处罚。执法人员也不能滥用权力,否则他自己也会被投诉,希望我能理解。

理解归理解,可是我的火气一下子也上来了。一个宰客不成的司机,不但不自己反省,反而挖苦乘客、偷偷绕路,还在下车时恶语相向,居然只是不痛不痒地被批评几句,加以退款3元的“严惩”?

我问了执法人员两个问题,出租车司机是不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送站?出租车司机这种行为是不是没有契约精神?

执法人员一下子沉默了,问我想要怎么处理这件事。我说既然没有履约,就要受到处理,如果你们对司机有经济处罚,那就算了;如果讲道理,司机没有履行乘客的要求,就不能收车费,须全额退款。这次执法人员反应很快,说我们先查一下事实经过,如果属实,再跟你联系。

一段半小时不到的车程,让人经历了感激、气愤、憋屈,再到最终的释怀,这或许就是人生的一部分。

“看看我们这几个人,谁长大后能像兰姑一样,坐办公室,穿高跟鞋,挎小香包……”说这话的是芳姐。此刻,我们几个女孩子刚割完一篮子花草,正围坐在田埂边叽叽喳喳。

那时候我觉得日子很漫长,感觉长大是件很遥远的事。不过望着芳姐满脸憧憬幸福的陶醉样子,我仿佛受了感染,也跟着开心喜悦起来,仿佛田埂上小鸡草都比平日翠绿养眼,就连空气也格外润肺香甜。

芳姐大我3岁,我俩整日形影不离,一起上学、打猪草、玩游戏、赶集儿……走哪儿做什么都在一起,我最喜欢做她的跟屁虫。放学后,母亲常常不放心我像游魂一样满田野游荡,不许我出门疯玩,而我趁她不注意,经常偷偷溜出去跟在芳姐后面,一起捉迷藏、跳皮筋、挖野菜、摘蒿子……

芳姐家与我家相同,也都是三个女孩,一个男孩,男孩均是老么。不同的是,在读书方面,芳姐的父亲认为“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”,只会浪费钱。可对芳姐的弟弟却截然不同,即便她弟弟读书不是很上心,她父亲每天都会哄着逼着他认真读书。我家情况不一样,也许是爷爷奶奶都是知识分子,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,父母打小就对我们说:你们姊妹四人,只管读书,读到哪儿,我们供到哪儿。

初一开学那天,我一早蹦蹦跳跳着到芳姐家喊她一起去学校报到,见她不在家,就边喊边找她,却见她躲在厕所旁那个黑魆魆的角落里小声抽泣,身上还背着个碎花布书包,我万分意外,忙问:“芳姐,你怎么啦?我们赶紧去学校吧,不然真要迟到了!”“我爸不让我读书了。”芳姐见到我一下子号啕大哭起来。接着她又催我:“你快去上学吧,你爸妈真好。”

怎么会这样?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芳姐在学校门口功课都很优秀,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。看到芳姐满脸泪水和绝望的眼神,除了陪她一起默默流泪,不知道自己还能为她做些什么。

这之后,我就从芳姐家门前的那条土路出发,走出乡村,异地求学,考取大学,离芳姐越来越远。后来,我们家搬到了镇上。我上大学那年,听父母说芳姐已经嫁人,我心里涩涩的,除了叹息,就是惋惜。

大二暑假,有一天我想回乡看看家里的老屋。刚进村口,就远远地看见老屋后的大埂上,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身

影,好像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。“芳姐!”隔着老远我便愉快地叫了一声,接着欢呼雀跃飞奔至她眼前,还没站稳脚跟,就摇着她的两只胳膊,急切地问:“芳姐,这些年你过得咋样?你嫁到哪里去了?我好想你啊!”我一口气吐出一连串的话,期许芳姐亦如我一样热切地回应我。可她像不认识我似的,木然地望着我,脸上没有一丝笑意,只是微微低下头默不作声。我放下她的胳膊,她抱紧怀里的孩子仿佛在掩饰什么,我再仔细打量她,芳姐脸上竟找不到一丝青春的痕迹,时光的尘埃落遍她的全身,似乎连眼神都呆滞了许多,一阵风刮来,猛地揉乱了她掩在额头细纹处的发丝,我没来由地打了个冷战。

此刻,心疼痛,神落寞,感觉身旁的花草似乎都在嘲笑自己的自作多情,原来芳姐早已忘了我。再也不敢看她第二眼,于是赶紧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。我意识到,我和芳姐再也回不到从前了,我们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亲密无间的玩伴了。

我上大学时,她已成婚;我大学毕业,她心已疲倦;我读研究生时,她又是什么样?这些年芳姐究竟经历了什么?我不得而知。倘若岁月可回头,当初他爸没有那么偏心狭隘,她肯定过的与现在不一样。

幸运的我通过努力读书终成一名教师,实现了儿时的梦想。对于绝大部分农村出身的女孩来说,读书和不读书,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。“读书可以改变命运”,在当今并未过时,读书是乡村孩子改变命运最便捷、最公平的成长渠道。其实,我们努力读书也是为了让自己能拥有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的人生。

芳姐是个善解人意、美丽温婉的女孩子,真心希望有人能懂她疼她爱她,能够用心善待她。

